

讀史兵略

讀史兵略卷四十四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後唐紀 莊宗同光元年 閏四月甲午契丹寇幽州至易定而還時契丹屢入寇鈔掠饋運幽州食不支半年衛州爲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岌岌以爲梁未可取帝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先是梁天平節度使戴思遠屯楊村畱順密與巡檢使劉遂嚴都指揮使燕容守鄆州順密言於帝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遂嚴容皆失眾心可襲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爲懸軍遠襲萬一不利虛棄數千人順密不可從帝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梁人志在吞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嗣源自胡柳有度河之慨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

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帝悅壬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千自德勝趣鄆州比及楊劉日已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度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嚴燕容奔大梁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執知州事節度副使崔營判官趙鳳送與唐帝大喜曰總管眞奇才吾事集矣卽以嗣源爲天平節度使梁主聞鄆州失守大懼斬劉遂嚴燕容於市罷戴思遠招討使降授宣化西後遣使詰讓北面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納靴中入見梁主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強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主止

之間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爲大將不可救也

胡氏曰敬

翔以王彥章一時健國而取之耳觀梁主從之以彥章代思遠

爲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爲副帝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蕃

漢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乘憤激之

氣必來唐突宜謹避之

胡氏曰史言晉王善於料王彥章不善於用人守德勝

守殷王幼

時所役蒼頭也又遣使遺吳王書告以已克鄆州請同舉兵擊

梁五月使者至吳徐溫欲持兩端將舟師循海而北助其勝者

嚴可求曰若梁人邀我登陸爲援何以拒之溫乃止梁主召問

王彥章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目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

馳至滑州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

皆持巨斧載治者具韞炭乘流而下會飲尙未散彥章陽起更

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爲備舟中

兵舉鏢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

斷南城遂破時受命適三日矣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

不及彥章進攻潘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

胡氏曰此皆河津之要害人立

寨守

聲勢大振帝遣宦者焦彥賓急趣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

命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爲柵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

徙其芻糧薪炭於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

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鬪飛矢雨集或全舟

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已已王彥

章戢凝以十萬之眾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

橫亘河津以絕援兵城垂陷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

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爲連營以守之楊劉告急於帝

請日行百里以赴之帝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

里不廢因獵六月乙亥至楊劉梁兵壘壘重複嚴不可入帝患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今彥章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苟大軍不南則東平不守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調知徑來薄我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綴之苟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亡奔梁時隸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臨漳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詣帝延光因言於帝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帝從之遣崇韜將萬人夜發倍道趣博州至馬家口度河築城晝夜不息帝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凡六日王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

至戊子急攻新城連巨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絕援路時板築僅畢城猶卑下沙土疏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崇韜慰勞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遣閒使告急於帝帝自楊劉引大軍救之陳於新城西岸城中望之增氣大呼叱梁軍梁人斷繼斂艦帝藏舟將度彥章解圍退保鄒家口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密表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帝不從秋七月丁未帝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棄鄒家口復趣楊劉甲寅遊奕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邱驛南段凝以爲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面數彥章尤其深入戊午帝遣騎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梁人益恐又以火械焚其連艦王彥章等聞帝引兵已至鄒家口己未解楊劉圍走保楊村唐兵追擊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矢石溺水暈死者且萬人委棄資糧鎧仗鍋幕動以千計楊

劉比至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王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爲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甯死於沙陀不可爲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讒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使將兵會董璋攻澤州甲子帝至楊劉勞李周曰微卿善守吾事敗矣八月甲戌帝自楊劉還興唐梁主命於滑州決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限唐兵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爲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爲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爲北面招討使於是

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馬副元帥張宗奭言於梁主曰臣爲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爲陛下扞禦北方段凝晚進功名未能服人眾議詢詢恐貽國家深憂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陛下豈可尙不畱意耶梁主皆不聽戊子凝將全軍五萬營於王村自高陵津濟河剽掠澶州諸縣至於頓邱梁主命王彥章將保鑾騎士及他兵合萬人屯兗鄆之境謀復鄆州以張漢傑監其軍庚寅帝引兵屯朝城戊戌康延孝帥百餘騎來奔帝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爲南面招討都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帝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爲狹兵不爲少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何則主旣暗懦趙張兄弟擅權內結宮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不擇才德不校勲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敏行

伍以奉權貴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爲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自石會關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邢洺寇鎮定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邠州段凝杜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軍衆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邠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帝大悅

嚴張鵠梁倭臣也

興唐府大名府也馬家口東昌東岸也王村高陵津皆在觀城縣頓邱在清豐縣趙張趙

九月帝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澶西相南日有寇掠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倉廩之積不支半歲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丹屢過瀛涿之南傳聞俟草枯冰合深入爲寇又聞梁人

欲大舉數道入寇帝深以爲憂召諸將會議宣徽使李紹宏等皆以爲鄆州城門之外皆爲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以河爲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其志欲以雪家國之讎恥也今已正尊號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眾散雖畫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據我南部又決河自固

胡氏曰段凝自酸棗決河注謂鄆州以限唐兵號說駕水謂

我斧不能渡恃此不復爲備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其意冀有姦人動搖變生於內耳段凝本非將才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

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畱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登軍糧將盡若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帝不聽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將攻鄆州李嗣源遣李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於遞坊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捷奏至朝城帝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已巳命將士悉遣其家屬歸與唐冬十月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嗣源爲前鋒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彥章以

數十騎走龍武大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議其聲曰王鐵槍也
拔稍刺之彥章重傷馬躓遂擒之并擒都監張漢傑曹州刺史
李知節裨將趙廷隱劉嗣彬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帝惜彥
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傅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夫
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
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爲梁將暮
爲唐臣此我所不爲也帝復遣李嗣源自往諭之彥章臥謂嗣
源曰汝非逸佖烈乎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名呼之於是諸將
稱賀帝舉酒屬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歸從紹宏
輩語大事去矣帝又謂諸將曰曷所患惟王彥章今已就擒是
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退之計宜何向而可諸將以爲
傳者雖云大梁無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

所餘空城耳以陛下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傳於海
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
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凝信之閒
尙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卽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謂段凝所
決護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眾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
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
已爲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
前驅帝從之令下諸軍皆踊躍願行是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
大梁乙亥帝發中都昇王彥章自隨遣中使問彥章曰吾此行
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萬雖主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
難克也帝知其終不爲用遂斬之丁丑至曹州梁守將降王彥
章敗卒有先至大梁告梁主以彥章就擒唐軍長驅且至者梁

主聚族哭曰運祚盡矣召羣臣問策皆莫能對梁主謂敬翔曰朕居常忽卿所言以至於此今事急矣卿勿以爲憚將若之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殆將三紀名爲宰相其實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臣前後獻言莫匪盡忠陛下初用段凝臣極言不可小人朋比致有今日今唐兵且至段凝限於水北不能赴救臣欲請陛下出避狄陛下必不聽從請陛下出奇合戰陛下必不果決雖使良平更生誰能爲陛下計者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亡也因與梁主相向慟哭梁主遣張漢倫馳騎追段凝軍漢倫至滑州墜馬傷足復限水不能進時城中尙有控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梁主不從命開封尹王瓚驅市人乘城爲備梁主登建國樓而擇親信厚賜之使衣野服齎蠟詔促段凝軍既辭皆已匿或請幸洛陽收集諸軍以拒唐唐雖得都城

勢不能久畱或請幸段凝軍控鶴都指揮使皇甫麟曰凝本非將才官由幸進今危窘之際望其臨機制勝轉敗爲功難矣且凝聞彥章敗其膽已破安知能終爲陛下盡節乎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此樓誰心可保梁主乃止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爲置傳國寶於臥內忽失之已爲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戊寅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降首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爲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耶麟欲自剄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弑梁主因自殺梁主爲人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疏棄故李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己卯旦李嗣源軍至大梁攻封邱門王瓚開門出降嗣源入城撫安軍民是日帝入自梁門百官迎謁於馬

首拜伏請罪帝慰勞之使各復其位李嗣源迎賀帝喜不自勝
手引嗣源衣以頸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
共之帝命訪求梁主頃之或以其首獻段凝自滑州濟河入援
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爲前鋒至封邱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壬
午凝將其眾五萬至封邱亦解甲請降凝帥諸大將先詣闕待
罪帝勞賜之慰諭士卒使各復其所臨河在開州西鄆州在汶
中都卽汶上縣也自楊劉而東平汶上甄野曹州曹縣儀
封蘭陽開封皆平地無阻封邱大梁北門梁門西門也
二年 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以爲諸道僭竊者尙多征伐
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貧乏者多宜以四
方貢獻及南郊羨餘更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銳恐僭
竊之國潛以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亡者宜寬徭薄賦
以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請擇隙地牧馬勿使

踐京畿民田皆不從

三年九月丁酉帝與宰相議伐蜀威勝節度使李紹欽素詔

事宜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蓋世奇才雖孫吳不如可以

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姦詔絕倫不可信也

胡氏曰段凝降賜姓

名李紹欽眾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

當儲副未立殊功請依故事以爲伐蜀都統成其威名帝曰幼

兒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旣而曰無以易卿庚子以魏王繼岌充

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

事悉以委之將兵六萬伐蜀仍詔高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爲

巡屬以工部尙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並參預都統軍機郭崇

韜以北都畱守孟知祥有薦引舊恩將行言於上曰孟知祥信

厚有謀若得西川而求帥無踰此人者又薦鄴都副畱守張憲

謹重有識可爲相冬十月李紹琛與李嚴將驍騎三千步兵萬人爲前鋒招討判官陳乂至寶雞稱疾乞畱李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懼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宜斬以徇由是軍中無敢顧望者李紹琛攻蜀威武城蜀指揮使唐景思將兵出降城使周彥禪等知不能守亦降得城中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趣鳳州胡氏曰縱敗兵先去以懼蜀人而倍道踵其後以趨鳳州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李繼曦竭鳳翔蓄積以饋軍不能充人情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得復還此矣當盡力一決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宜按兵觀釁崇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爲之用宜乘其人心崩離風驅霆擊彼皆破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是日李紹琛告捷崇韜喜謂

李愚曰公料敵如此吾復何憂乃倍道而進戊寅王承捷以鳳

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

矣胡氏曰兵威已振有即以都統牒命承捷攝武興節度使已

卯蜀主至利州威武敗卒奔還始信唐兵之來王宗弼宋光嗣

言於蜀主曰東川山南兵力尙完陛下但以大軍扼利州唐人

安敢懸兵深入從之庚辰以隨駕清道指揮使王宗勳王宗儼

兼侍中王宗昱爲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從駕兵自綿漢至深

渡千里相屬皆怨憤曰龍武軍糧賜倍於他軍他軍安能禦敵

李紹琛等過長舉興州都指揮使程奉璉將所部兵五百來降

且請先治橋棧以俟唐軍由是軍行無險阻之虞辛巳興州刺

史王承鑒棄城走紹琛等克興州郭崇韜以唐景思攝興州刺

史乙酉成州刺史王承朴棄城走李紹琛等與蜀三招討戰於

三泉蜀兵大敗斬首五千級餘眾潰走又得糧十五萬斛於三泉由是軍食優足蜀主聞王宗勳等敗自利州倍道西走斷桔柏津浮梁命中書令判六軍諸衛事王宗弼將大軍守利州且令斬王宗勳等三招討李紹琛晝夜兼行趣利州蜀武德西後宋光祿遺郭崇韜書請唐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附苟不如約則背城決戰以報本朝崇韜復書撫納之乙丑魏王繼岌至興州光保以梓綿劍龍普五州武定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山南節度使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五州階州刺史王承岳以階州皆降自餘城鎮皆望風款附天雄節度使王承休與副使安重霸謀掩擊唐軍重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蜀中精兵十萬天下險固唐兵雖勇安能直度劍門耶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爲公重霸請賂羌

人買文扶州路以歸承休從之使重霸將龍武軍及所募兵萬
二千人以從將行州人餞於城外承休上道重霸拜於馬前曰
國家竭力以得秦隴若從開府還朝誰當守之開府行矣重霸
請爲公畱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遂與招討副使王宗泐
自扶文而南其地皆不毛羌人鈔之且戰且行士卒凍餒比至
茂州餘眾二千而已重霸遂以秦隴來降高季興常欲取三峽
畏蜀峽路招討使張武威名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使其子行
軍司馬從誨權軍府事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張武以鐵鎖斷
江路季興遣勇士乘舟斫之會風大起舟絀於鎖不能進退矢
石交下壞其戰艦季興輕舟遁去旣而聞北路陷敗以夔忠萬
三川書使詣魏王降郭崇韜遣王宗弼等書爲陳利害李紹琛
未至利州宗弼棄城引兵西歸王宗勳等三招討追及宗弼於

白芳宗弼懷中探詔書示之曰宋光嗣令我殺爾曹因相持而

泣遂合謀送款於唐威武城在鳳縣東北六十里鳳縣即鳳州也與州今略陽縣文州今文縣扶州在其

西東川謂梓遂綿龍諸州長舉在略陽西北成州今成縣三泉縣嘉陵江上即枯柏渡也

在甯羌州西北梓今潼川府龍安府普安岳縣綿劍皆今州名洋洋縣也蓬今儀隴壁今通江梁今漢中開縣通綏定府

渠渠縣麟當作麟大竹縣也陪今陪州天雄秦州也茂州今仍曰茂州施州施南府也白芳在金堂縣

十一月戊戌李紹琛至利州修枯柏浮梁昭武節度使林思謬

先棄城奔閬州遣使請降甲辰魏王繼岌至劍州蜀武信節度

使兼中書令王宗壽以遂合渝瀘昌五州降王宗弼至成都登

大元門嚴兵自衛自稱權西川兵馬畱後李紹琛進至綿州倉

庫民居已爲蜀兵所燔又斷綿江浮梁水深無舟楫可渡紹琛

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

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服若俟修繕橋梁必畱數日或教王衍

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乘馬
浮渡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者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丁
未進據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宗弼遣使以幣馬牛酒勞軍且
以蜀主書遺李嚴曰公來吾卽降或謂嚴公首建伐蜀之策蜀
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嚴不從欣然馳入成都撫諭吏民告
以大軍繼至蜀君臣後宮皆慟哭蜀主引嚴見太后以母妻爲
託宗弼猶乘城爲守備嚴悉命撤去樓櫓己酉魏王繼岌至綿
州蜀主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
鉞草降書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奉之以迎繼岌及郭崇韜李紹
琛詣漢州八日以俟都統甲寅繼岌至漢州王宗弼迎謁乙卯
至成都丙辰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衛出降於升遷橋蜀主白
衣銜壁牽羊草繩繫首百官衰絰徒跣輿櫬號哭俟命繼岌受

壁崇韜解縛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丁巳大軍入成都崇韜禁軍士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得節度十州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綉錦共以千萬計閬州今保寧府遂州今遂寧縣合今合州渝今重慶府瀘州昌今榮昌縣由劍州西南至綿州一百八十里涪水即綿江也邈州西而東南流過涪江又過羅江則至德陽縣北之鹿頭關又西南則漢州由州南少西至成都府九十里升遷橋在成都城北五里

明宗天成元年 魏博指揮使楊仁晟將所部兵戍瓦橋踰年代歸至貝州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爲變敕畱屯貝州時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云崇韜殺繼岌自王於蜀故族其家朱友謙子建徽爲澶州刺史帝密敕鄴都監軍史彥瓊殺之門者白畱守王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出城不言何往又訛言云皇后以繼岌之死歸咎於帝已弑帝矣故急召彥瓊計事人

情愈駭楊仁最部兵皇甫暉與其徒夜搏不勝因人情不安遂
作亂劫仁最曰主上所以有天下吾魏軍力也魏軍甲不去體
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遠
戍踰年方喜代歸去家咫尺不使相見今聞皇后弑逆京師已
亂將士願與公俱歸仍表聞朝廷若天子萬福與兵致討以吾
魏博兵力足以拒之胡氏曰皇甫暉銀槍効節卒也從莊宗戰
河上習見莊宗之用兵與夫諸軍之勇怯
故敢發此言安知不更爲富貴之資乎仁最不從暉殺之又劫小校
不從又殺之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衣不及帶踰垣而走暉
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爲
帥焚掠貝州詰旦暉等擁在禮南趣臨清永濟館陶所過剽掠
二月壬辰晚有自貝州來告軍亂將犯鄴都者都巡檢使孫鐸
等亟詣史彥瓊請授甲乘城爲備彥瓊疑鐸等有異志曰告者

云今日賊至臨清計程須六日晚方至爲備未晚孫鐸曰賊既作亂必乘吾未備晝夜倍道安肯計程而行請僕射帥眾乘城鐸募勁兵千人伏於王莽河逆擊之賊既勢挫必當離散然後可撲滅也必俟其至城下萬一有姦人爲內應則事危矣彥瓊曰但嚴兵守城何必逆戰是夜賊前鋒攻北門弓弩亂發時彥瓊將部兵宿北門樓聞賊呼聲卽時驚潰彥瓊單騎奔洛陽癸巳賊入鄴都孫鐸等拒戰不勝亡去趙在禮據宮城署皇甫暉及軍校趙進爲馬步都指揮使縱兵大掠進定州人也王正言方據按召吏草奏無至者正言怒其家人曰賊已入城殺掠於市吏皆逃散公尙誰呼正言驚曰吾初不知也又索馬不能得乃帥僚佐步出府門謁在禮再拜請罪在禮亦拜曰士卒思歸耳尙書重德勿自卑屈慰諭遣之眾推在禮爲魏博畱後具奏

其狀北京畱守張愬家在鄴都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愬愬不發封斬其使以聞史彥瓊至洛陽帝問可爲大將者於樞密使李紹宏紹宏復請用李紹欽帝許之令條上方略紹欽所請偏裨皆梁舊將已所善者帝疑之而止皇后曰此小事不足煩大將紹榮可辦也帝乃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將騎三千詣鄴招撫亦徵諸道兵備其不服

永濟廢縣在今臨清州南大名府北王莽河在大名西北鄆大河故

也

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董璋曰公復欲咕囁誰門乎璋懼謝罪魏王繼岌軍還至武連遇敕使諭以朱友謙已伏誅令董璋將兵之遂州誅朱令德時紹琛將後軍在魏城聞之以帝不委已殺令德而委璋大驚俄而璋過紹琛軍不謁紹琛怒乘酒謂諸將曰國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之戰功也

至於去逆効順與國家犄角以破梁則朱公也今朱郭皆無罪
族滅歸朝之後行及我矣寃哉天乎奈何紹琛所將多河中兵
河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罪闔門屠膾我屬歸
則與史武等同誅決不復東矣是日魏王繼岌至泥溪紹琛至
劍州遣人白繼岌云河中將士號哭不止欲爲亂丁酉紹琛自
劍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移檄成都稱奉
詔代孟知祥招諭蜀人三日開眾至五萬魏王繼岌至利州李
紹琛遣人斷桔柏津繼岌聞之以任圜爲副招討使將步騎七
千與都指揮使梁漢容監軍李延安追討之任圜先令別將何
建崇擊劍門闕下之胡氏曰恐李紹琛拒守劍門闕故先擊下
魏城在綿州東北泥溪在昭化縣西南
桔柏渡在縣東北劍門闕在劍州東北
李紹榮至鄴都攻其南門遣人以敕招諭之趙在禮以羊酒犒

師拜於城上曰將士思家擅歸相公誠善爲敷奏得免於死敢不自新遂以勅徧諭軍士史彥瓊戟手大罵曰羣死賊城破萬段皇甫暉謂其眾曰觀史武德之言上不赦我矣因聚謀掠救書手壞之守陴拒戰紹榮攻之不利以狀聞帝怒曰克城之日勿遺噍類大發諸軍討之王寅紹榮退屯澶州紹榮以諸道兵再攻鄴都庚戌裨將楊重霸帥眾數百登城後無繼者重霸等皆死賊知不赦堅守無降意朝廷患之日發中使促魏王繼岌東還繼岌亦以中軍精兵皆從任圜討李紹琛畱利州待之未得還李紹榮討趙在禮久無功河朔州縣告亂者相繼帝欲自征鄴都宰相樞密使皆言京師根本車駕不可輕動帝曰諸將無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爲勳舊帝心忌嗣源曰吾惜嗣源欲畱宿衛皆曰他人無可者忠武節度使張全義亦言河朔多事

久則患深宜令總管進討若倚紹榮輩未見成功之期李紹宏亦屢言之帝以內外所薦甲寅命嗣源將親軍討鄴都

董璋將兵二萬屯綿州會任圜討李紹琛帝遣中使崔延琛至成都遇紹琛軍紿之曰吾奉詔召孟郎公若緩兵自當得蜀既至成都勸孟知祥爲戰守備知祥浚壕樹柵遣馬步都指揮使李仁罕將四萬人驍銳指揮使李延厚將二千人討紹琛胡氏後壕樹柵爲守城之備又遣重兵出討以兵有邂逅戰苟不利則退守無倉卒失措之憂孟知祥初至西川其審慎如此非庸材延厚集其眾詢之曰有少壯勇銳欲立功求富貴者東喪疾畏懦厭行陳者西得選兵七百人以行胡氏曰兵不貴是多而貴精也是日任圜軍追及紹琛於漢州紹琛出兵逆戰招討掌書記張礪請伏精兵於後以羸兵誘之圜從之使董璋以東川羸兵先戰而卻紹琛輕圓書生又見其兵羸極力追之伏兵發大破之斬首數

千級自是紹琛入漢州閉城不出

三月壬戌李嗣源至鄴都營於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令軍中詰旦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眾大譟殺都將焚營舍詰旦亂兵逼中軍嗣源帥親軍拒戰不能敵亂兵益熾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何爲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任威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阮魏博之軍近從馬直數卒諂競遽欲盡誅其眾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眾議欲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軍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爲軍民之主嗣源泣諭之不從嗣源曰爾不用吾言任爾所爲我自歸京師亂兵拔白刃環之曰此輩虎狼也不識尊卑令公去欲何之因擁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逆擊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趙在禮帥諸

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
在禮曰凡舉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爲公出收
之在禮乃聽嗣源紹眞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

漢州無城塹樹木爲柵乙丑任圜進攻其柵縱火焚之李紹琛
引兵出戰於金雁橋兵敗與十餘騎奔綿竹追擒之金雁河源
縣西南東南流至漢州
合沅屏河河上有橋

李嗣源之爲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眾萬人營於城南嗣源遣
牙將張虔釗高行周等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誅亂者紹榮疑
嗣源之詐畱使者閉壁不應及嗣源入鄴都遂引兵去嗣源在
魏縣眾不滿百又無兵仗李紹眞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得出
相帥歸之由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謂諸將曰吾明日當歸藩
上章待罪聽主上所裁李紹眞及中門使安重誨曰此策非宜

公爲元帥不幸爲內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藉
口公若歸藩則爲據地邀君適足以實譏惡之言耳不若星行
詣闕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丁卯自魏縣南趣相州遇
馬坊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李紹榮自鄴都退保衛州
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口數輩皆爲紹
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
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
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軍
亟進如此始可自全突騎指揮使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
怒公從眾則生守節則死胡氏曰康義誠胡人嗣源乃令安重
海移檄會兵義誠代北胡人也時齊州防禦使李紹虔胡氏曰
球泰甯節度使李紹欽胡氏曰貝州刺史李紹英胡氏曰屯

瓦橋北京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安審通屯奉化軍嗣源皆遣使
召之李從珂自橫水將所部兵由孟縣趣鎮州與王建立軍合
倍道從嗣源嗣源以李紹榮在衛州謀自白皋濟河分三百騎
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爲殿於是軍勢大盛嗣源從子從
瑋自鎮州引兵而南過邢州邢人奉爲畱後癸酉詔懷遠指揮
使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帝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
使及供奉內使景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軍士負物而誦曰
吾妻子已歿死得此何爲甲戌李紹榮自衛州至洛陽帝如鵠
店勞之紹榮曰鄴都亂兵已遣其黨翟建白據博州欲濟河襲
鄆汴願陛下幸關東招撫之帝從之乙亥帝發洛陽丁丑次汜
水戊寅遣李紹榮將騎兵循河而東庚辰帝發汜水辛巳李嗣
源至白皋遇山東上供絹數船取以賞軍安重誨從者爭舟行

營馬步使陶玘斬以徇由是軍中肅然嗣源濟河至滑州遣人
招符習習與嗣源會於胙城安審通亦引兵來會知汴州孔循
遣使奉表西迎帝亦遣使北輸密款於嗣源曰先至者得之先
是帝遣騎將滿城西方鄴守汴州石敬瑭使裨將李瓊以勁兵
突入封邱門敬瑭踵其後自西門入遂據其城西方鄴請降敬
瑭使趣嗣源壬午嗣源入大梁是日帝至榮澤東命龍驤指揮
使姚彥溫將三千騎爲前軍曰汝曹汴人也吾入汝境不欲使
他軍前驅恐擾汝室家厚賜而遣之彥溫卽以其眾叛歸嗣源
謂嗣源曰京師危迫主上爲元行欽所惑事勢已離不可復事
矣胡氏曰元行欽賜姓名李紹榮嗣源曰汝自不忠何言之悖也卽奪其兵指
揮使潘環守王村寨有芻粟數萬帝遣騎視之環亦奔大梁帝
至萬勝鎮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登高歎曰吾

不濟矣卽命旋師帝之出關也扈從兵二萬五千及還已失萬餘人乃畱秦州都指揮使張唐以步騎三千守關癸未帝還過罽子谷道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內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盡衛士叱容哥曰致吾君失社稷皆此閹豎輩也抽刀逐之或救之獲免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吝財至此今乃歸咎於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吾不忍待也因赴河死甲申帝至石橋西置酒悲涕謂李紹榮等諸將曰卿輩事吾以來急難富貴靡不同之今致吾至此皆無一策以相救乎諸將百餘人皆截髮置地誓以死報因相與號泣是日晚入洛城李嗣源命石敬瑭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軍嗣源繼之李紹虔李紹英引兵

來會丙戌宰相樞密使其奏魏王西軍將至車駕宜且控扼汜

水收撫散兵以俟之帝從之自出上東門閱騎兵戒以詰旦東

行奉化軍今清苑縣橫水軍即橫野在蔚州北孟縣屬平定州

河東汴今開封在河南府城今延津縣王村寨在滎澤東萬勝

城東上東門洛城東面北門

監國李嗣源恐征蜀軍還為變以石敬瑭為陝州畱後李從珂

為河中畱後胡氏曰陝州以備其徑至洛又罷諸道監軍使以

莊宗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

詔發汴州控鶴指揮使張諫等三千人成瓦橋六月丁酉出城

復還作亂胡氏曰控鶴梁之侍衛親軍積驕而憚焚掠坊市殺

權知州推官高遜逼馬步都指揮使曹州刺史李彥饒為帥彥

饒曰汝欲吾為帥當用吾命禁止焚掠眾從之己亥旦彥饒伏

言身其四 卷四
甲於室諸將入賀彥饒曰前日唱亂者數人而已遂執張諫等
四人斬之其黨張審瓊帥眾大譟於建國門彥饒勒兵擊之盡
誅其眾四百人軍州始定卽日以軍州事牒節度推官韋儼權
知具以狀聞庚子詔以樞密使孔循知汴州收爲亂者三千家
悉誅之

二年 初莊宗之克梁也以魏州牙兵之力及其亡也皇甫暉
張破敗之亂亦由之趙在禮之徙滑州不之官亦實爲其下所
制在禮欲自謀脫禍陰遣腹心詣闕求移鎮帝乃爲之除皇甫
暉陳州刺史趙進貝州刺史徙在禮爲橫海節度使以皇子從
榮鎮鄴都命宣徽北院使范延光將兵送之且制置鄴都軍事
乃出奉節等九指揮三千五百人使軍校龍睡部之成盧臺軍
以備契丹不給鎧仗但繫幟於長竿以別隊伍由是皆俛首而

去中塗聞孟知祥殺李嚴軍中籍籍已有訛言既至會期延不
次擢烏震爲副招討使訛言益甚房知溫怨震驟來代已震至
未交印三月壬申震召知溫及諸道先鋒馬軍都指揮使齊州
防禦使安審通博於東寨知溫誘龍陞所部兵殺震於席上其
眾譟於營外安審通脫身走奪舟濟河將騎兵按甲不動知溫
恐事不濟亦上馬出門甲士攬其轡曰公當爲士卒主去欲何
之知溫給之曰騎兵皆在河西不收取之獨有步兵何能集事
遂躍馬登舟濟河與審通合謀擊亂兵亂兵遂南行騎兵徐踵
其後部伍甚整亂者相顧失色列炬宵行疲於荒澤詰朝騎兵
四合擊之亂兵殆盡餘眾復趣故寨審通焚之亂兵進退失據
遂潰其匿於叢薄溝塍得免者什無一二范延光還至淇門聞
盧臺亂發滑州兵復如鄴郡以備奔逸夏四月庚寅勅盧臺亂

兵在營家屬並全門處斬

胡氏曰自帝卽位以來汴州張諫之亂滑州于可洪之亂以至盧臺之亂

凡亂兵皆夷其家然而流言不息盼然疾視其上者相環也此無他以亂止亂故爾

勅至鄴都闔九指

揮之門驅三千五百家凡萬餘人於石灰窰悉斬之永濟渠爲

之變赤

盧臺軍在滑州西洪門鎮在淇縣石灰窰在大名縣永濟渠所經也

冬十月帝發洛陽將如汴州丁亥至滎陽民間訛言帝欲自擊

吳又云欲制置東方諸侯宣武節度使檢校侍中朱守殷疑懼

判官高密孫晟勸守殷反守殷遂乘城拒守帝遣宣徽使范延

光往諭之延光曰不早擊之則汴城堅矣願得五百騎與俱帝

從之延光暮發未明行二百里抵大梁城下與汴人戰汴人大

驚戊子帝至京水遣御營使石敬瑭將親兵倍道繼之己丑帝

至大梁四面進攻吏民縋城出降者甚眾守殷知事不濟盡殺

其族引頸命左右斬之乘城者望見乘輿相帥開門降孫晟奔

吳徐知誥客之

胡氏曰京水在滎陽之東
索水之西按今賈魯河也

三年三月楚王殷如岳州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監軍為

希瞻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至劉郎洑希瞻夜匿

戰艦數十艘於港中詰旦兩軍合戰希瞻出戰艦橫擊之季興

大敗俘斬以千數進逼江陵季興請和歸史光憲於楚軍還楚

王殷讓環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

地也宜存之以為吾扞蔽

胡氏曰宋時趙韓王勸太

殷悅環每

戰身先士卒與眾同甘苦常置鍼藥於座右戰罷索傷者於帳

前自傅治之士卒隸環麾下者相賀曰吾屬得死所矣故願向

有功

胡氏曰史言為將得士卒之死力者
勝按劉郎洑即劉郎浦在石首縣

楚大舉水軍擊漢圍封州漢主以周易筮之遇大有於是太赦

改元大有命左右街使蘇章將神弩三千戰艦百艘救封州章

至賀江沈鐵絙於水兩岸作巨輪挽絙築長堤以隱之伏壯士於堤中章以輕舟逆戰陽不利楚人逐之入堤中挽輪舉絙楚艦不能進退以強弩夾水射之楚兵大敗解圍遁去漢主以章爲封州團練使封州今封川縣賀縣在其北

夏四月吳右雄武軍使苗璘靜江統軍王彥章將水軍萬人攻楚岳州至君山楚王殷遣右丞相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德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三百絕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荆江口將會荆南兵攻岳州丁亥至道人磯德勳命戰棹都虞候詹信以輕舟三百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吳軍大敗虜璘及彥章以歸洞庭湖在岳州府西湖水入江處曰荆江口其旁有道人磯磯東南曰角子湖君山卽湘山在湖中初義武節度使王都鎮易定十餘年自除刺史以下官稱賦皆

贈本軍及安重誨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帝亦以都篡父位惡之
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間大將往來都陰爲之備
浸成猜阻都恐朝廷移之他鎮腹心和昭訓勸都爲自全之計
都乃求昏於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知成德節度使王建立與
安重誨有隙遣使結爲兄弟陰與之謀復河北故事建立陽許
而密奏之都又以蠟書遣青徐路益梓五帥離間之胡氏曰是時青帥霍
彥威徐帥房瑋溫帥毛瑋益帥孟知祥梓帥董璋皆係強難制者也又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
歸德節度使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
克癸巳晏球以都反狀聞詔宣徽使張延朗與北面諸將議討
之胡氏曰北面諸將謂招討王晏球及所部戌幽易間諸將及幽州帥趙德鈞也庚子詔削奪王都官
爵壬寅以王晏球爲北面招討使權知定州行州事以橫海節
度使安審通爲副招討使以鄭州防禦使張虔釗爲都監發諸

道兵會討定州是日晏球攻定州拔其北關城都以重賂求救於奚酋禿餒五月禿餒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都與禿餒就攻之晏球與戰於嘉山下大破之禿餒以二千騎奔還定州晏球追至城門因進攻之得其西關城定州城堅不可攻晏球增修西關城以爲行府使三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胡氏曰王晏球之攻定州以持久解之此其先定之計也王晏球聞契丹發兵救定州將大軍趣望都遣張延朗分兵退保新樂延朗遂之真定畱趙州刺史朱建豐將兵修新樂城契丹已自他道入定州與王都夜襲新樂破之殺建豐乙丑王晏球張延朗會於行唐丙寅至曲陽王都乘勝悉其眾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晏球等於曲陽丁卯戰於城南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諸君報國之時也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

騎兵先進奮槌揮劍直衝其陳大破之僵尸蔽野

胡氏曰用短兵則將士齊

致死直衝其陳則敵不及拒北人所恃者弓矢既入

契丹死者

過半餘眾北走都與禿飯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

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孑遺六月王晏球知定州有備未易急攻

朱宏昭張虔釗宣言大將畏怯有詔促令攻城晏球不得已乙

未攻之殺傷將士三千人

胡氏曰張虔釗不知鑒定州之事其後急攻鳳翔以致敗國身為亡虜其

誤明宗之秋七月契丹復遣其酋長惕隱將七千騎救定州王

晏球逆戰於唐河北大破之甲子追至易州時久雨水漲契丹

爲唐所俘斬及陷溺死者不可勝數契丹北走道路泥濘人馬

飢疲入幽州境八月壬戌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將精騎邀擊

之分兵扼險要生擒惕隱等數百人餘眾散投村落村民以白

梃擊之其得脫歸國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

塞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帝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爲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帝從之胡氏曰用兵之術攻城最難然攻城有二術城持久以弊之在我者兵力不損而坐收全勝古之善用兵者皆知此術也按曲陽在定州西北三州注云定祁易也善用在定州東北新樂在曲陽東南行唐在曲陽西南唐河卽葦水之逕唐縣南者也在定州北易州在唐縣東北初盧文進來降契丹以蕃漢都提舉使張希崇代之爲盧龍節度使守平州遣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希崇本書生爲幽州牙將沒於契丹性和易契丹將稍親信之因與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寢食所不忘也然虜眾我寡奈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兵必潰去此去虜帳千餘里比其知而徵兵吾屬去遠矣

眾曰善乃先爲葬實以石灰明日召虜將飲醉并從者殺之投諸葬中其營在城北亟發兵攻之契丹眾皆潰去希崇悉舉其所部二萬餘口來奔詔以爲汝州刺史

四年 王都禿餒欲突圍走不得出二月癸丑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擒禿餒及契丹二千人辛亥以王晏球爲天平節度使與趙德鈞並加兼侍中禿餒至大梁斬於市王晏球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財饗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戮一卒三月辛巳晏球入朝帝美其功晏球謝久煩饋運而已胡氏曰史言王晏球有功而不伐

長興元年 二月趙季良還成都謂孟知祥曰董公貪殘好勝志大謀短終爲西川之患都指揮使李仁罕張業欲置宴召知祥先二日有尼告二將謀以宴日害知祥知祥詰之無狀丁酉

推始言者軍校都延昌王行本腰斬之戊戌就寔盡去左右獨

詣仁罕第仁罕叩頭流涕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將皆

親附而服之

胡氏曰史言孟知祥能推心以得人死力

八月董璋之子光業爲宮苑使在洛陽璋與書曰朝廷割吾支

郡爲節鎮

胡氏曰謂夏魯奇鎮遂州李仁矩鎮閬州又傳蜀綿龍也

屯兵三千是殺我必矣

汝見樞要爲吾言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

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處徽未幾朝廷又遣別將苟咸父將

兵戍閬州光業謂處徽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恐

煩朝廷調發願止此兵吾父保無他處徽以告安重誨重誨不

從璋聞之遂反利閬遂三鎮以聞

胡氏曰利帥李彥琦閬帥李仁矩遂州夏魯奇且言

已聚兵將攻三鎮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討耳帝

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九月癸亥西川進奏官蘇愿白孟

知祥云朝廷欲大發兵討兩川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

以東川兵先取遂州然後併兵守劍門則大軍雖來吾無內顧

之憂矣胡氏曰兩川無內顧之憂知祥從之遣使約董璋同舉

兵璋移檄利閬遂三鎮數其離間朝廷引兵擊閬州庚午知祥

以都指揮使李仁罕爲行營都部署漢州刺史趙廷隱副之簡

州刺史張業爲先鋒指揮使將兵三萬攻遂州別將牙內都指

揮使侯宏實先登指揮使孟思恭將兵四千會璋攻閬州東川

兵至閬州諸將皆曰董璋久蓄反謀以金帛啗其士卒銳氣不

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之不過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李仁矩

曰蜀兵懦弱安能當我精卒遂出戰兵未交而潰歸董璋晝夜

攻之庚辰城陷殺仁矩滅其族丙戌下制削董璋官爵興兵討

之下亥以孟知祥兼西南供饋使胡氏曰孟知祥之兵已攻遂州朝廷豈不知之耶猶欲懷

讀史兵略

卷四

後唐

三十五

輯之以離董璋之交耳得亡齒寒已
了了於知祥胸中此策安所施哉以天雄節度石敬瑭爲東

川行營都招討使以夏魯奇爲之副璋使孟思恭分兵攻集州

思恭輕進敗歸璋怒遣還成都知祥免其官冬十月癸巳李仁

罕圍遂州夏魯奇嬰城固守孟知祥命都押牙高敬柔帥資州

義軍二萬人築長城環之魯奇遣馬軍都指揮使康文通出戰

文通聞閬州陷遂以其眾降於仁罕戊戌董璋引兵趣利州遇

雨糧運不繼還閬州知祥聞之驚曰比破閬中正欲徑取利州

其帥不武必望風遁去吾獲其倉廩據漫天之險北軍終不能

西救武信今董公僻處閬州遠棄劍閣非計也欲遣兵三千助

守劍門璋固辭曰此已有備孟知祥以故蜀鎮江節度使張武

爲峽路行營招收討伐使將水軍趣夔州以左飛棹指揮使袁

彥超副之癸丑東川兵陷徵合巴蓬果五州十一月戊辰張武

至渝州刺史張環降之遂取瀘州遣先鋒將朱倕分兵趣黔
石敬瑭入散關王宏贊等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劍門之南還
劍門克之殺東川兵三千人甲戌破劍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
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劍門乙亥詔削孟知祥官爵己卯董璋遣
使至成都告急知祥聞劍門失守大懼曰董公果誤我庚辰遣
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
劍州北軍無能爲也又遣使詣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劍
州胡氏曰時趙廷隱與李仁罕圍遂州孟知祥知夏魯又遣故
奇無能爲而劍閣之險不可不爭故使趙廷隱赴之又遣故
蜀永平節度使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胡氏曰防唐兵
入蜀也史言孟時天寒士卒恐懼觀望不進廷隱流涕諭之曰
知祥慮患之周知祥慮患之周今北軍勢盛汝曹不力戰御敵則妻子皆爲人有矣眾心乃奮
多矣趙廷隱以其所經見貴利害告之夫安得而不奮董璋

自閬州將兩川兵屯木馬寨先是西川牙內指揮使太谷龐福誠昭信指揮使謝鏗屯來蘇村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劍州則二蜀勢危矣遽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趣劍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會日暮二人謀曰眾寡不敵速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鏗帥餘眾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劍門十餘日不出孟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宏贄等克劍門徑據劍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奔還我軍失援亦須解送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乃焚毀劍州運糧東歸劍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胡氏曰孟知祥喜兵敵方略此如基官軍分道趣文州將襲龍州胡氏曰鄧艾伐蜀所由之路也爲西川定遠指揮使潘福超義勝都頭太原沙延祚所敗董璋遣

前陵州刺史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劍州南山十二月
壬辰石敬瑭至劍門乙未進屯劍州北山趙廷隱陳于牙城後
山李肇王暉陳于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
五百人伏敬瑭歸路按甲待之牙稍欲相及乃揚旗鼓譟擊之
北軍退走顛墜下山俘斬百餘人敬瑭又使騎兵衝河橋李肇
以彊弩射之騎兵不能進薄暮敬瑭引去廷隱引兵躡之與伏
兵合擊敗之敬瑭還劍門敬瑭既未有功使者自軍前來多言
道險狹進兵甚難關右之人疲於轉餉往往竄匿山谷聚爲盜
賊上憂之壬子謂近臣曰誰能辦吾事者吾當自行耳安重誨
曰臣職忝機密軍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上許之重
誨卽拜辭癸丑遂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之無不惶駭錢
帛芻糧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踣於山谷者不可勝紀時上

已疎重誨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誨離上側乃敢累表奏論

以爲蜀不可伐上頗然之兩川以利州爲咽喉利州廣元縣也其北有大小漫天寨之險其西南則

劍州之大小劍山上有劍閣關關旁有小路曰白衛嶺人頭山可逕出關後其南州城背負重山前貫大溪溪上有橋曰河

橋閬州保甯府遂州遂甯縣木馬寨在閬之西北來蘇村在其

東南屬劍州集州今南江縣武信軍遂州合州也徵州疑渠州

之改名今渠縣合今合州巴今巴州資今資州遠今瀘州涪今涪州蓬今儀隴果今順慶渝今重慶黔今彭水散關在寶雞龍

道也在劍門之西石敬瑭以騎兵攻蜀宜其無功也

二年 孟知祥奉表謝正月庚午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

癸酉石敬瑭復引兵至劍州屯於北山孟知祥梟夏魯奇首以

示之敬瑭與趙廷隱戰不利復還劍門二月己丑朔石敬瑭以

遂閬既陷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知祥匿其書

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遁知祥問其

故曰我逸彼勞彼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胡氏曰史言懸軍涉險糧道不繼爲

敵人所窺知祥大笑以書示之兩川兵追石敬瑭至利州壬辰昭武

節度使李彥琦棄城走甲午兩川兵入利州孟知祥以趙廷隱

為昭武畱後胡氏曰孟知祥遂得據其宿規矣廷隱遣使密言於知祥曰

董璋多詐可與同憂不可與其樂他日必為公患因其至劍州

勞軍請圖之并兩川之眾可以得志於天下知祥不許胡氏曰

所以能拒石敬瑭者依險而戰也平原易地烏能當北兵就使

殺董璋并兩川之眾亦不能得志於天下孟知祥之不許蓋審

已量璋入廷隱營畱宿而去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難未已庚

子孟知祥以武信畱後李仁罕為峽路行營招討使使將水軍

東略地昭武軍廣元縣也武信軍治遂甯縣

閩奉國節度使王延稟聞閩王延鈞有疾以次子繼昇知建州

所後帥建州刺史繼雄將水軍襲福州夏四月癸卯延稟攻西

門繼雄攻東門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將水軍拒之仁達

伏甲舟中僞立白幟請降繼雄喜屏左右登仁達舟慰撫之仁達斬繼雄梟首於西門延稟方縱火攻城見之慟哭仁達因縱兵擊之眾潰左右以解舁延稟而走甲辰追擒之延鈞見之目果煩老兄再下延稟慙不能對延鈞囚於別室遣使者如建州招撫其黨其黨殺使者奉繼舁及弟繼倫奔吳越建州今建甯府福州今閩省

昭武畱後趙廷隱自成都赴利州踰月請兵進取興元及秦鳳孟知祥以兵疲民困不許胡氏曰孟知祥量力而後動所以能跨有三蜀也

三年初契丹舍利蒯刺與惕隱皆爲趙德鈞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上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上以問冀州刺史楊桓對曰蒯刺契丹之驍將鼎助王都謀危社稷幸而擒之陛下

免其死爲賜已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爲患必深彼纔出塞則南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上乃止

夏四月東川節度使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王暉曰劍南萬里成都爲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必無成功孟知祥聞之遣馬軍都指揮使潘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謂之璋入境破白楊林鎮執戍將武宏禮聲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爲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宜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衄後必大捷

胡氏曰此孫臏三戰之勝者多矣楚以之破吳師而滅舒鳩周訪以之破杜曾而清襄河王茂章以之斬朱友審其策略皆不出此

璋素有威名今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自出禦之以彊眾心趙延隱

以季良言爲然曰璋輕而無謀舉兵必敗當爲公擒之辛巳以
廷隱爲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壬午朔廷隱
入辭董璋檄書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李肇書誣之云季良廷
隱與已通謀召已令來知祥以書授廷隱廷隱不視授之於地
曰不過爲反間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
必濟矣肇素不知書視之曰璋教我反耳因其使者然亦擁眾
爲自全計璋兵至漢州潘仁嗣與戰於赤水大敗爲璋所擒璋
遂克漢州癸未知祥留趙季良高敬柔守成都自將兵八千趣
漢州至彌牟鎮趙廷隱陳於鎮北甲申遲明廷隱陳於雞蹤橋
張公鐸陳於其後俄而璋望西川兵盛退陳於武侯廟下璋帳
下驍卒大噪曰日中曝我輩何爲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東川右
廂馬步都指揮使張守進降於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當

急擊之知祥登高冢督戰左明義指揮使毛重威左衝山指揮使李塘守雞蹤橋皆爲東川兵所殺趙廷隱三戰不利牙內都指揮副使侯宏實兵亦卻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張公鐸帥眾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東川中都指揮使元瑱牙內副指揮使董光演等八十餘人瑋捐膺曰親兵皆盡吾何依乎與數騎遁去餘眾七千人降復得潘仁嗣知祥引兵追瑋至五侯津東川馬步都指揮使元瑗降西川兵入漢州府第求瑋不得士卒爭瑋軍資故瑋走得免趙廷隱追至赤水又降其卒三千人是夕知祥宿雅縣命李昊草勝論東川吏民及草書勞問瑋且言將如梓州詢負約之由請見伐之罪乙酉知祥會廷隱於赤水遂西還命廷隱將兵攻梓州瑋至梓州肩輿而入王暉迎問曰太尉全軍出征今還者無十人何也瑋涕泣不能

對至府第方食暉與璋從子牙內都虞候延浩帥兵三百大譟而入璋引妻子登城子光嗣自殺璋至北門樓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引十卒登城斬璋首及取光嗣首以授王暉暉舉城迎降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時兩川以漢州爲界漢州治雒縣卽今漢州城也其東有白楊林鎮東南有赤水鎮西南有五侯津西有雞蹊橋兩車鎮在新都縣

初契丹旣強寇鈔盧龍諸州皆徧幽州城門之外虜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闕溝掠取之及趙德鈞爲節度使城闕溝而戍之爲良鄉縣糧道稍通幽州東十里之外人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路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虜騎來爭德鈞擊卻之九月庚辰朔奏城三河畢邊人賴之漢良鄉縣在今

房山縣此所城者今良鄉縣也東北至順天府七十里路縣今通州在順天府東四十里三河縣在府東百一十里山薊至通必由三河也

潞王清泰元年一朱宏昭馮贊徙潞王從珂爲河東節度使潞王旣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巖率樂禍前代安重誨鎮河中手殺之潞王聞其來尤惡之欲拒命則兵弱糧少不知所爲謀於將佐皆曰主上富於春秋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也王問觀察判官滴河馬允孫曰今道過京師當何向爲便對曰君命召不佞駕臨喪赴鎮又何疑焉諸人凶謀不可從也眾哂之王乃移檄邾道言朱宏昭等乘先帝疾亟殺長立少專制朝權別疏骨肉動搖藩垣懼傾覆社稷今從珂將入朝以清君側之惡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邾藩以濟之路王以西都畱守王思同當東出

之道尤欲與之相結遣推官郝詡押牙朱廷乂等相繼詣長安說以利害思同謂將吏曰吾受明宗大恩今與鳳翔同反借使事成而榮猶爲一時之叛臣况事敗而辱流千古之醜跡乎遂執詡等以狀聞時潞王使者多爲鄰道所執不則依阿操兩端惟隴州防禦使相里金傾心附之朝廷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外恐失軍權以王思同爲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藥彥稠副之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潞王老於行陳將士微幸富貴者心皆向之三月安彥威與山南西道張虔釗武定孫漢韶彭義張從賓靖難康福等五節度使胡氏曰梁洋涇邠四師并安彥威而五合兵討鳳翔乙卯諸道兵大集於鳳翔城下攻之克東西關城城中死者甚眾丙辰復進攻城期於必取鳳翔城塹卑淺守備俱乏眾心危急潞王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

入生死金創滿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從我目睹其事今朝
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張
虔釗性褊急主攻城西南以白刃驅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誦反
攻之虔釗躍馬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帥諸
軍解甲投兵請降於潞王自西門入以幅紙進潞王曰願王克
京城日以臣爲節度使勿以爲防圍潞王卽書思權可邪甯節
度使授之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尹暉大呼曰城西軍
已入城受賞矣眾皆棄甲投兵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
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潞王建大將旗鼓整眾而
東所至迎降遂長驅至洛陽太后下令廢少帝爲鄂王潞王卽
皇帝位

潞王時鎮鳳翔故西
都當其東出之道

讀史兵略卷四十五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後晉紀 高祖天福元年 石敬瑭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釋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眾人一概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爲援契丹母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前刺等未獲故和未成耳今誠歸前刺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直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爲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遂

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計無便於此者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老夫請於庫財之外拮拾以供之他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遣契丹書以俟命久之帝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尙公主何以拒之因誦戎昱昭君詩曰安危託婦人帝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至後樓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爲謀如是朕一女尙乳臭卿欲棄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二人懼汗流浹背曰臣等志在竭愚以報國非爲虜計也願陛下祭之拜謝無數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

初石敬瑭欲嘗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他鎮帝

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邠州房曷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爲不可帝猶豫久之五月庚寅夜李崧請急在外薛文遇獨直帝與之議河東事文遇曰諺有之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志羣臣各爲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賢佐出奇謀定天下帝意文遇當之聞其言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卽爲除目付學士院使草制辛卯以敬瑭爲天平節度使以馬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爲河東節度使制出兩班聞呼敬瑭名相顧失色甲午以建雄節度使張敬達爲西北蕃漢馬步都部署趣敬瑭之邠州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興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

死於道路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寬我我當事之若加兵於我我則改圖耳幕僚段希堯極言拒之敬瑭以其朴直不責也節度判官華陰趙瑩勸敬瑭赴鄆州觀察判官平遙薛融曰融書生不習軍旅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洛陽桑維翰曰主上初卽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爲自全之計契丹素與明宗約爲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決按是年正月壬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連歸欽與石郎反耶敬瑭聞之恐懼故今與將

佐言
及之

昭義節度使皇甫立奏敬瑭反敬瑭表帝養子不應承祀請傳
位許王帝手裂其表抵地以詔答之曰卿於鄂王固非疏遠衛
州之事天下皆知許王之言何人肯信壬寅制削奪敬瑭官爵
乙巳以張敬達兼太原四面排陳使張敬達將兵三萬營於晉
安鄉

按晉安鄉在太原縣
晉祠南今日晉安營

六月以張敬達充太原四面招討使以楊光遠爲副使秋七月
石敬瑭遣閒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
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
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
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
瑭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白其母曰兒比夢石郎遣使來

今果然此天意也乃爲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八月張敬達
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爲馬步都指揮使安重榮
張萬進降兵皆隸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貳心
敬瑭親乘城坐卧矢石下知遠曰觀敬達輩高壘深塹欲爲持
久之計無他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閒使經略外事守城
至易知遠獨能辦之胡氏曰用兵之計攻城最下以敬瑭知遠
之宜其敬瑭執知遠手撫其背而賞之唐主使端明殿學士呂
琦至河東行營犒軍楊光遠謂琦曰願附奏陛下幸寬宥肝賊
若無援旦夕當平若引契丹當縱之令入可一戰破也胡氏曰
之計王晏球定州之勝欲縱之令入而與之戰殊不知戰無
常勝而關隘不可不扼也尋而契丹竟入唐兵一戰而敗遂爲
所困帝甚悅帝聞契丹許石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張敬達急
攻晉陽不能下每有營構多值風雨長圍復爲水潦所壞竟不

能合晉陽城中日窘糧儲浸乏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代州刺史張朗忻州刺史丁審琦嬰城自守虜騎過城下亦不誘脅辛丑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先遣人謂敬瑄曰吾欲今日卽破賊可乎敬瑄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不可輕請俟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耆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瑄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岸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爲二步兵在北者多爲契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晉安寨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死者近萬人騎兵獨全敬達等收餘眾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瑄得唐降兵千

餘人劉知遠勸敬瑭盡殺之

胡氏曰唐兵雖敗其勢尚強劉知遠懼降兵復叛歸故勸殺之是

夕敬瑭出北門見契丹主契丹主執敬瑭手恨相見之晚敬瑭

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遠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

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雁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

胡氏

日使張敬瑭等果知出此豈有晉安之固哉

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

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

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

常理論也敬瑭甚歎服壬寅敬瑭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

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

過敬瑭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

胡氏曰兵法置之死地而後生

若張敬瑭等能於圍落未合之時勉論

甲辰敬瑭遣使告敗於

唐自是聲問不復通

按揚武谷在醇縣西虎北口據註在太原府汾水之北汾曲汾水之曲雁門諸路註

云雁門有東陁西陁之險
蔚縣有揚武石門之險

帝將親征太原而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驕悍不爲用符彥饒

恐其爲亂不敢束之以法

胡氏曰兵驕而不爲用與無兵同
王以驕兵推戴而得天下亦以驕兵

不爲用而失天下固其宜也

帝至河陽心憚北行召宰相樞密使議進取方

略盧文紀希帝旨言國家根本大半在河南胡兵倏來忽往不

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況已發三道兵救之

胡氏曰謂范延光趙德鈞潘環三帥

之河陽天下津要

胡氏曰北兵犯洛須自河陽渡河故云然

車駕宜西此鎮撫南北

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欲因事令趙

延壽得解樞務因曰文紀言是也帝訪於餘人無敢異言者帝

議近臣可使北行者張延朗與翰林學士須昌和凝等皆曰趙

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宜遣延壽會之庚戌遣趙延壽

將兵二萬如潞州帝以晉安爲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永清

龍敝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
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
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帝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
無成議終不決帝憂沮形於神色但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
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胡氏曰李嗣源舉兵
向洛則莊宗爲之神
色沮喪石敬瑭阻兵拒命則潞王自謂使之心膽墮地何平時
之臨敵甚勇一旦乃懦怯如此也蓋莊宗之與明宗潞王之與
晉祖皆同出人兵間內授其智力無以大相過而乘時用勢偶有不相及者則其氣先餒故也

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請救晉安寨唐主命自飛
狐踰契丹後鈔其部落德鈞請將銀鞍契丹直三千騎由土門
路西入帝許之至鎮州以董溫琪領招討副使邀與偕行又表
稱兵少須合澤潞兵乃自吳兒谷趣潞州冬十月癸酉至亂柳
時范延光受詔將部兵二萬屯遼州德鈞又請與魏博軍合延

光知德鈞合諸軍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已入賊境無容南行

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

自廣昌飛狐嶺鈔契丹後上策也自土門入平定州自赴晉陽爾并合諸軍有

志也吳兒谷在黎城東北亂柳在沁州南

十一月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赴難必有成功觀汝器

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者數四將

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衣

冠授之築壇於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

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

胡氏曰人皆以石晉割十六州為北方自撤藩籬之

始余謂雁門以北諸州棄之猶有關隘可守漢建安喪亂乘陞

北之地不害焉魏晉之強是也若割燕薊順等州則為失地險

然虛龍之險在營平二州界自劉守光僭竊周德威攻取契丹

乘間遂據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牧直抵涿易其失險也久

矣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己亥制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契

丹主雖軍柳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輒結束以備

倉猝遁逃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團柏踰月按兵不戰去晉安纔百里聲問不能相通

按柳林在晉安寨南樹今密雲縣今順義縣今保安縣今懷來

儒今延慶武今宣化寶在馬邑西南自新鄉至朔蔚所謂雁門關以北也團柏谷在祁縣

趙延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劍詐云德鈞遣使致書於

契丹主為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其實別為密書厚以金帛賂

契丹主云若立己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為兄弟

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

鈞兵尚強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

胡氏曰山北諸州謂

雲應寶

朔等州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丹主說

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

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

胡氏曰趙德鈞封北平王故稱之言其不忠於唐不信於契丹也

畏大國之強且素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死徇國之人何足可

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豪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
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
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齧傷其手況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扼
其喉安能齧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
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柰何
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爲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自旦至
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
石郎此石爛可改矣龍敏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懿曰君國之近
親今社稷之危翹足可待君獨無憂乎懿爲言趙德鈞必能破
敵之狀敏曰我燕人也知德鈞之爲人怯而無謀但於守城差
長耳況今內蓄奸謀豈可恃乎僕有狂策但恐朝廷不肯爲耳
今從駕兵尙萬餘人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千使僕與郎萬

金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虜騎入晉安寨

胡氏曰郎萬金當時勇將也自介休山路

達平遠則可得而至晉安寨

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張敬達等陷於重圍

不知朝廷聲聞若知大軍近在圍柏雖有鐵障可衝陷況虜騎

乎懿以白唐主唐主曰龍敏之志極壯用之晚矣

胡氏曰龍敏之策非不可

行其如兵驕而不可用何唐主老於行間蓋亦有見於此

晉安寨被圍數月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戰眾寡不敵皆

無功芻糧俱竭削柿澆糞以飼馬馬相咬尾鬣皆禿死則將士

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遠安審

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爲元帥而

敗軍其罪已大況降敵乎今援兵且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

勢窮則諸君斬我首攜之出降自求多福未爲晚也

胡氏曰史言張敬達

之志

光遠目審琦欲殺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

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每旦集於招討使營甲子高行周符彥卿未至光遠乘其無備斬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時晉安寨馬猶近五千鎧仗五萬契丹悉取以歸其國悉以唐之將卒授帝語之曰勉事而主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憤惋而死

李崧勸唐主南還唐主從之洛陽聞北軍敗眾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竄山谷門者請禁之河南尹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爲百姓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事甯自還乃出令任從所適眾心差安壬申唐主還至河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張延朗請幸滑州庶與魏博聲勢相接唐主不能決唐時在懷州也河陽南北中渾三城守南北城所以衛河橋滑縣在魏博西

帝與契丹主至潞州趙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慰諭之
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
主命盡殺之於西郊凡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
見述律太后悉以所齎寶貨並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
者何爲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
爲天子何妄語耶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
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
汝欲爲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爲人臣旣負其
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爲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
俛首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田宅何在德鈞曰在幽州太后曰
幽州今屬誰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德鈞益慚自是
鬱鬱不多食踰年而卒

按高河在潞安府錄
此以舒人心之情

二年 范延光聚卒繕兵悉召鄒內刺史集魏州將作亂會帝

謀徙都大梁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

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軍

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三月丙寅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

闕東巡汴州胡氏曰魏州天雄軍統具博衛滑相五州距大梁三百里唐制三十里一驛也

范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元隨左都押牙孫銳銳恃恩專橫符

奏有不如意者對延光手裂之會延光病經旬銳密召檀州刺

史馮暉與之合謀逼延光反延光從之六月甲午六宅使張言

奉使魏州還言延光反狀義成節度使符彥饒奏延光遣兵渡

河焚草市胡氏曰時天下兵爭凡民居在城外率居草屋以成市里以其價廉工省猝遇兵火不至甚傷財以害其

生也此草市在滑州城外詔白奉進將千五百騎屯白馬津以備之丁酉以

張從賓爲魏府西南面都部署戊戌遣楊光遠將步騎一萬屯

滑州杜重威將兵屯衛州辛丑楊光遠奏引兵踰胡梁渡軍士
郭威舊隸劉知遠當從楊光遠北征白知遠乞畱人問其故威
曰楊公有姦詐之才無英雄之氣得我何用能用我者其劉公
乎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人擊范延光延光使人誘從賓從
賓遂與之同反引兵扼汜水關將逼汴州時羽檄縱橫從官在
大梁者無不恟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
客不改常度眾心差安胡氏曰史言桑維翰能以整暇鎮物秋七月張從賓攻汜
水殺巡檢使宋廷浩帝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桑維翰
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帝乃止
胡氏曰史言桑維翰有膽范延光遣使以蠟丸招誘失職者敕
略晉朝倚以爲社稷之固略晉朝倚以爲社稷之固范延光遣使以蠟丸招誘失職者敕
以延光姦謀誣汙忠良自今獲延光謀人賞獲者殺謀人禁蠟
書勿以聞胡氏曰不欲知所招誘白奉進在滑州軍士有夜掠

者捕之獲五人其三隸奉進其二隸符彥饒奉進皆斬之彥饒以其不先白已甚怒明日奉進從數騎詣彥饒謝彥饒曰軍中各有部分柰何取滑州軍士并斬之殊無客主之義乎奉進曰軍士犯法何有彼我僕已引咎謝公而公怒不解豈非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饒不畱帳下甲士大譟擒奉進殺之從騎走出大呼於外諸軍爭擐甲操兵誼譟不可禁止奉國左廂都指揮使馬萬惶惑不知所爲帥步兵欲從亂遇右廂都指揮使盧順密帥部兵出營厲聲謂萬曰符公擅殺白公必與魏城通謀此去行宮纔二百里吾輩及軍士家屬皆在大梁柰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自求族滅乎今日當共擒符公送天子立大功軍士從命者賞違命者誅勿復疑也萬所部兵尙有呼躍者順密殺數人眾莫敢動萬不得已從之與奉國都虞候方太等

共攻牙城執彥饒令太部送大梁甲寅敕斬彥饒於班荆館其兄弟皆不問時魏孟滑三鎮繼叛人情大震帝問計於劉知遠知遠對曰帝者之興自有天命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北結強虜鼠輩何能爲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宿衛諸軍無敢犯者有軍士盜紙錢一幘主者擒之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

胡氏口唐法治盜計賊定罪劉知遠嚴刑以威由眾欲鎮服其心以折亂萌非可常行於平世也

是眾皆畏服杜重威侯益引兵至汜水遇張從賓眾萬餘人與

戰俘斬殆盡遂克汜水從賓走乘馬渡河溺死獲其黨張延播

繼祚婁繼英送大梁斬之滅其族

按胡梁渡在滑縣東北開州界汜水關卽虎牢關也班荆

館指註在開封郊外

三年 楊光遠奏前澶州刺史馮暉自廣晉城中出戰因來降

言范延光食盡窮困以暉爲義成節度使光遠攻廣晉歲餘不

下胡氏曰厚賞馮暉所以攜范延光之黨帝以師老民疲遣內職朱憲入城諭范

延光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吾無以享國延光謂

節度副使李式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矣乃撤守備然猶

遷延未決宣徽南院使劉處讓復入諭之延光意乃決九月乙

巳朔楊光遠送延光二子守國守英詣大梁己酉延光遣牙將

奉表待罪壬子詔書至廣晉延光帥其眾素服於牙門使者宣

詔釋之按廣晉府今之大名府也

冬十月楊延藝故將吳權自愛州舉兵攻皎公羨於交州羨遣

使以賂求救於漢漢主欲乘其亂而取之以其子萬王宏操爲

靜海節度使徙封交王將兵救公羨漢主自將屯於海門爲之

聲援漢主問策於崇文使蕭益益曰今霖雨積旬海道險遠吳權桀黠未可輕也大軍當持重多用鄉導然後可進不聽命宏操帥戰艦自白藤江趣交州權已殺公羨據交州引兵逆戰先於海口多植大杙銳其首冒之以鐵遣輕舟乘潮挑戰而偽遁須臾潮落漢艦皆礙鐵杙不得返漢兵大敗士卒覆溺者大半宏操死漢主慟哭收餘眾而還先是著作佐郎侯融勸漢主弭兵息民至是以兵不振追咎融剖棺暴其尸較公羨於上年殺吳權爲之復仇愛州在交州西南白藤江疑卽富良江之下流註云在峯州遠矣峯在交之西北而漢兵從交州東來也四年正月朔方節度使張希崇卒羌胡寇鈔無復畏憚甲寅以義成節度使馮暉爲朔方節度使党項酋長拓跋彥超最爲強大暉至彥超入賀暉厚遇之因爲於城中治第豐其服玩畱之不遣封內遂安

按朔方治靈州

五年 閩主曦既立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尋舊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數以書諫之曦怒復書罵之遣親吏鄴翹監建州軍教練使杜漢崇監南鎮軍二人爭掎延政陰事告於曦由是兄弟積相猜恨一日翹與延政議事不叶翹訶之曰公反耶延政怒欲斬翹翹奔南鎮延政發兵就攻之敗其戍兵翹漢崇奔福州西鄙戍兵皆潰二月曦遣統軍使潘師達吳行真將兵四萬擊延政師達軍於建州城西行真軍於城南皆阻水置營焚城外廬舍延政求救於吳越王戊吳越王元瓘遣甯國節度使同平章事仰仁詮內都監使薛萬忠將兵四萬救之丞相林鼎諫不聽三月戊辰師達分兵三千遣都軍使蔡宏裔將之出戰延政遣其將林漢徹等敗之於茶山斬首千餘級丁丑王延政募敢死士千餘人夜涉水潛入潘師達壘因風縱火城上鼓譟以

應之戰棹都頭建安陳誨殺師達其眾皆潰戊寅引兵欲攻吳
行真寨建人未涉水行真及將士棄營走死者萬人延政乘勝
取永平順昌二城自是建州之兵始盛按茶山在建甯府東二
十五里北苑焙茶地也
永平今南平縣與順
昌縣俱屬延平府

六年 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謀反遣使奉表詣蜀請出師
金商以爲聲援使者至成都蜀主與羣臣謀之皆曰金商險遠
少出師則不足制敵多則漕輓不繼蜀主乃辭之又求援於荆
南高從誨遣從進書諭以禍福從進怒反誣奏從誨荆南行軍
司馬王保義勸從誨具奏其狀且請發兵助朝廷討之從誨從
之胡氏曰自金商取道均房
則于襄陽故以爲險遠

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臣契丹見契丹使者必箕踞慢罵使過
其境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讓帝帝爲之遜謝六月戊午重榮

執契丹使拽刺遣騎掠幽州南境軍於博野上表稱吐谷渾兩
突厥渾契苾沙陀各帥部眾歸附党項等亦遣使納契丹告身
職牒言爲虜所陵暴又言自二月以來令各具精甲壯馬將以
上秋南寇恐天命不佑與之俱滅願自備十萬眾與晉共擊契
丹又朔州節度副使趙崇已逐契丹節度使劉山求歸命朝廷
臣相繼以聞陛下屢敕臣承奉契丹勿自起豐端其如天道人
心難以違拒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諸節度使沒於虜廷者皆延
頸企踵以待王師良可哀憫願早決計表數千言大抵斥帝父
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又以此意爲書遣朝貴及移藩
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帝以重榮方握強兵不能制甚患
之時鄴都留守劉知遠在大梁泰甯節度使桑維翰知重榮已
蓄姦謀又慮朝廷重違其意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

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之今重榮恃勇輕敵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竊觀契丹數年以來士馬精強吞噬四鄰戰必勝攻必取割中國之土地收中國之器械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羊蕃息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爲敵也且中國新敗士氣彫沮以當契丹乘勝之威其勢相去甚遠又和親旣絕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不足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命鎮定之地無復遺民今天下粗安瘡痍未復府庫虛竭蒸民困弊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閒隙而自起豐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綸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財力將匱耗蠹就甚焉用兵

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躡矜下陵上替屈辱孰

大焉

胡氏曰桑維翰權利害之輕重而言之一時之論也

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

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豐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

富盛國家屏藩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

勇夫重閉之義乞陛下略加巡幸以杜姦謀帝謂使者曰朕比

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卿勿以為憂

胡氏曰幽

屬契丹鎮定治景悉為邊鎮滄景近海界下又多塘泺虜騎不

縣

可得而入其入寇多依山而趨鎮定故其地為虜衝按博野今

劉知遠遣親將郭威以詔指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令去安重

榮歸朝廷許以節鉞威還謂知遠曰虜唯利是嗜安鐵胡止以

袍袴賂之今欲其來莫若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從之且使謂承

福曰朝廷已割爾曹隸契丹爾曹當自安部落今乃南來助安

重榮爲逆重榮已爲天下所棄朝少敗亡爾曹宜早從化勿俟
臨之以兵南北無歸悔無及矣承福懼冬十月帥其眾歸於知
遠知遠處之太原東山及嵐石之間表承福領大同節度使收
其精騎以隸麾下始安重榮移檄諸道云與吐谷渾達鞏契苾
同起兵旣而承福降知遠達鞏契苾亦莫之赴重榮勢大沮

按嵐

今嵐縣石今永甯州
鐵胡安重榮小字

帝之發大梁也和凝請曰車駕已行安從進若反何以備之帝
曰卿意如何凝請密畱空名宣敕十數通付畱守鄭王聞變則
書諸將名遣擊之帝從之十一月從進舉兵反唐州刺史武延
翰以聞鄭王遣宣徽南院使張從恩討之從進攻鄧州威勝節
度使安審暉據牙城拒之從進不能克而退癸未從進至花山
遇張從恩兵不意其至之速合戰大敗從恩獲其子牙內都指

揮使宏義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州嬰城自守

按花山在唐縣南鄧州東

十二月安重榮聞安從進舉兵反謀遂決大集境內飢民眾至數萬南向鄴都聲言入朝初重榮與深州人趙彥之俱爲散指揮使相得歡甚重榮鎮成德彥之自關西歸之重榮待遇甚厚使彥之招募黨眾然心實忌之及舉兵止用爲排陳使彥之恨之帝聞重榮反以天平節度使杜重威爲招討使重威與重榮遇於宗城西南重榮爲偃月陳官軍再擊之不動重威懼欲退指揮使宛邱王重允曰兵家忌退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允爲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鎮人陳稍卻趙彥之卷旗策馬來降彥之以銀飾鎧胄及鞍勒官軍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叛大懼退匿於輜重中官軍從而乘之鎮人大潰斬首萬五千級重榮收餘眾走保宗城

官軍進攻夜分拔之重榮以十餘騎走還鎮州嬰城自守會天

寒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人

按宗城今威縣

七年 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導官軍入城殺守陴民二萬

人執安重榮斬之

齊王天福八年 初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景

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曰是疑我也密召其子單州刺史承

祚十一月戊戌承祚稱母病夜開門奔青州庚子遣內班賜光

遠玉帶御馬以安其意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將兵戍聊

州

胡氏曰以防河津使楊光遠不得與契丹交通也

光遠益驕密告契丹以晉主負德

違盟境內大饑公私困竭乘此際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

之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延壽將之

胡氏曰山後即

媯檀雲應諸州盧龍幽州軍號此皆天福之初割與契丹之土地人民也契丹用中國之將將中國之兵以攻晉藉寇兵而齎

盜糧中國自委延壽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爲帝又常指此胥爲夷矣

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爲契丹盡力畫取中

國之策胡氏曰趙延壽爲契丹主愚弄鼓舞至死不悟嗜欲深者天機淺也朝廷頗聞其謀十二

月丙辰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徵近道兵以備之德清軍卽清豐縣與南樂

縣俱屬大名府

開運元年春正月契丹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五萬入

寇逼貝州先是朝廷以貝州水陸要衝多聚芻粟爲大軍數年

之儲以備契丹軍校邵珂性凶悖永清節度使王令溫黜之珂

怨望密遣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粟多而兵弱易取也會令溫入

朝執政以前復州防禦使吳繼權知州事繼至推誠撫士會契

丹入寇繼書生無爪牙珂自請願効死繼使將兵守南門繼自

守東門契丹主自攻貝州繼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己卯契

丹復攻城珂引契丹自南門入轡赴井死契丹遂陷貝州所殺
且萬人太原奏契丹入雁門關恒邢滄皆奏契丹入寇帝遣使
持書遺契丹契丹已屯鄴都不得通而返壬午以景延廣爲御
營使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乙酉帝發東
京丁亥滑州奏契丹至黎陽戊子帝至澶州契丹主屯元城趙
延壽屯南樂契丹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二萬擊之丙
申遣右武衛上將軍張彥澤等將兵拒契丹於黎陽帝復遣譯
者孟安忠致書於契丹求修舊好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
可改也辛丑太原奏破契丹偉王於秀容斬首三千級契丹自
鴉鳴谷遁去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與楊光遠通使往還
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貝州永清軍今清河縣雁門關在代州
西北恒正定府那順德府滄州黎陽
今瀋縣澶州時治德勝津今清豐縣秀容今忻州鴉鳴
谷在臨安府北博州今東昌府馬家口卽在鄆城縣

二月命前保義節度使石贊守麻家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
守楊劉鎮護聖都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西京畱守安彥威
守河陽未幾周儒引契丹將麻答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
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丙午契丹圍高行周符彥卿及先鋒指
揮使石公霸於戚城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
行周等告急延廣徐白帝帝自將救之契丹解去三將泣訴救
兵之緩幾不免戊申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
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千艘度兵未已晉兵
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乘馬赴河
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
復東契丹僞棄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邱城以俟晉軍與恒定
之兵合而擊之鄴都畱守張從恩屢奏虜已遁去大軍欲進追

之會霖雨而止契丹設伏旬日人馬飢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卽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契丹主從之三月癸酉朔自將兵十餘萬陳於澶州城北東西橫掩城之兩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前軍在戚城之南與契丹戰自午至哺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帝亦出陳以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死今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卻又攻晉陳之東偏不克苦戰至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契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乙亥契丹主帳中小校竊其馬亡來云契丹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景延廣疑其詐閉壁不敢追

按大河津渡在魏博界內者凡三西南則濮州之臨家口東北則東阿之楊劉再東北則聊城之馬家口在西京則孟縣之河陽皆最要津口也戚城在開州北七里元城今大名府治古頓

郾城在今清豐縣
西澶州時治開州

景延廣既爲上下所惡帝亦憚其不遜難制桑維翰引其不救
戚城之罪夏四月出爲西京留守延廣鬱鬱不得志見契丹疆
盛始憂國破身危遂日夜縱酒太尉侍中馮道雖爲首相依違
兩可無所操決或謂帝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
使禪僧飛鷹耳六月癸卯以道爲匡國節度使兼侍中以維翰
爲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
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
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八月朔方節度使馮暉上章
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維翰詔禁直學士使爲答詔曰非
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非卿無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受代
亦須奇才暉得詔甚喜時軍國多事百司及使者咨請輻湊維

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疏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爲相頗任愛憎一飯之恩睚眦之怨必報人以此少之

泉州散員指揮使桃林畱從效謂同列王忠順董思安張漢思

曰朱文進屠滅王氏遺腹心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

臂事賊一旦富沙王克福州

胡氏曰殷主延政本封富沙王

吾屬死有餘愧眾

以爲然十一月從效等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從效之家

從效給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黃紹頗吾觀諸

君狀貌皆非久處貧賤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眾

皆踴躍操白梃踰垣而入執紹頗斬之從效持州印詣王繼勳

第請主軍府從效自稱平賊統軍使函紹頗首遣副兵馬使臨

淮陳洪進齎詣建州

胡氏曰九域志泉州有桃林溪蓋畱從效所居

十二月契丹復大舉入寇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前鋒至邢州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聞道告急帝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甯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朝廷憚契丹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卻於是諸軍恐懼無復部伍委棄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整胡氏曰契丹已至邢州恒州信使路絕故開道而來按順國正定也天平東平州也此護國軍指彰德府也武南徐州府也

二年契丹寇邢洛磁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晉兵數萬陣於安陽水南皇甫遇與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契丹至鄴縣將度漳水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卻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陳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

相殺傷甚眾遇馬斃因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遇乘馬復戰久之稍解顧知敏已爲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棄也與彥超躍馬入契丹陳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音問必爲虜所困語未卒有一騎白遇等爲虜數萬所圍審琦卽引騎兵出將救之張從恩曰此言未足信必若虜眾猥至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望見塵起卽解去遇等乃得還與諸將俱歸相州軍中皆服二將之勇

按

陽水洹水也鄴都大名府也鄴縣在洹水北漳水在其東榆林店在其東南

契丹引軍退其眾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契丹主在邯鄲聞

之卽時北遁不再宿至鼓城是夕張從恩等議曰契丹傾國而
來吾兵不多城中糧不支一旬萬一姦人往告吾虛實虜悉眾
圍我死無日矣不若引軍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
全議未決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援亂失亡復如發邢州之
時從恩畱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州事符彥倫謂將
佐曰此夕紛紜人無固志五百弊卒安能守橋卽召入乘城爲
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彥倫命城上揚旌
鼓譟約束契丹不測日加辰趙延壽與契丹惕隱帥眾踰水環
相州而南詔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趣相州延壽等至湯陰
聞之甲寅引還馬全節等擁大軍在黎陽不敢追延壽悉陳甲
騎於相州城下若將攻城狀符彥倫曰此虜將走耳出甲卒五
百陳於城北以待之契丹果引去

按鼓城今晉州相州彰
德府也黎陽府縣也

二月契丹自恒州還以羸兵驅牛羊過祁州城下刺史下邳沈
斌出兵擊之契丹以精騎奪其城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知城
中無餘兵引契丹急攻之斌在城上延壽語之曰沈使君吾之
故人擇禍莫若輕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忍
帥犬羊以殘父母之邦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
盡甯爲國家死耳終不効公所爲明日城陷斌自殺按祁州今屬保定府
初南唐使樞密副使查文徽擊建州不克文徽表求益兵南唐
主以天威都虞候何敬洙爲建州行營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
軍祖全恩爲應援使姚鳳爲都監將兵數千會攻建州自崇安
進屯赤嶺閩主延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萬人拒
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南唐人不敢逼思恭以延政之命督望
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

全而後動思恭怒曰唐兵深侵陛下寢不交睫委之將軍今唐兵不出數千將軍擁眾萬餘不乘其未定而擊之有如唐兵懼而自退將軍何面目以見陛下乎

胡氏曰楊思恭急於破敵以爲功不知一跌而危國也

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南唐戰全恩等以大兵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望死思恭僅以身死

按赤嶺在崇安南水建陽溪也

三月杜威等諸軍會於定州以供奉官蕭處鈞權知祁州事庚戌諸軍攻契丹秦州刺史晉廷謙舉州降甲寅取滿城獲契丹酋長沒刺及兵二千人乙卯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聞晉取秦州復擁眾南向約入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宜速爲備杜威等懼丙辰退保秦州戊午契丹至秦州己未晉軍南行契丹踵之晉軍至陽城壬戌結陣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是日纔行十餘里人馬飢乏癸亥晉軍

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爲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樹營中掘井方及水輒崩士卒取其泥帛絞而飲之人馬俱渴至曙風尤甚契丹主坐大奚車中令其眾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然後南取大梁命鐵鶴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馬步都監李守貞曰彼眾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圖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卽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左廂都排陳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彥澤亦以爲然諸將退馬軍右廂副排陳使太原藥元福獨畱謂彥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俟

風回吾屬已爲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

之此兵之詭道也

胡氏曰矢不逆風此古法也若用短兵薄戰則逆風而勝者多矣

馬步左右

廂都排陳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彥

澤元福及左廂都排陳使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

胡氏曰行寨之

西門也風從東北來出西門接戰亦順風勢也

諸將繼至契丹卻數百步彥卿等謂守

貞曰且曳隊往來乎直前奮擊以勝爲度乎守貞曰事勢如此

安可迴輅宜長驅取勝耳彥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如

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

如崩山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關步騎俱進逐北二十

餘里鐵鶴旣下馬蒼皇不能復上皆委棄馬及鎧仗蔽地契丹

散卒至陽城東南水上稍復布列杜威曰賊已破膽不宜更令

成列遣精騎擊之皆度水去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

獲一桑馳乘之而走諸將請急追之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

更索衣囊邪李守貞曰兩日人馬渴甚今得水飲之皆足重難

以追寇不若全軍而還乃退保定州秦州清苑縣也在滿城東

縣虎北口胡注以為古北口之訛在今密雲縣北陽城在完縣東南望都東北白團衛村在完縣界

五月閩將李仁達據福州自稱威武畱後用保大年號奉表稱

藩於南唐亦遣使入貢於晉南唐以仁達為威武節度使同平

章事賜名宏義編之屬籍宏義又遣使修好於吳越

帝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胡氏曰夫勝之不可恃也尚矣紂之百克而卒

無後夫差數戰數勝終以亡國桑田之捷滅號之兆也方城之

勝破庸之基也項梁死於定陶而贏秦墟宇文化及摧於黎陽

而李密敗皆恃勝之禍也陽城之戰危而後克契丹折翅北歸

蓄憤愈甚為謀愈深晉主乃偃然以為無虞石氏宗廟宜其不也四方貢獻珍奇皆歸內府多造器玩廣宮室崇飾後庭近朝
莫之及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織工數百期年乃成又賞賜優

伶無度柔維翰諫曰曷者陛下親禦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失望曰我曹冒白刃絕筋折骨曾不如一談一笑之功乎如此則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帝不聽

三年 初朔方節度使馮暉在靈武得羌胡心市馬期年得五千匹朝廷忌之徙鎮邠州及陝州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知朝廷之意悔離靈武乃厚事馮王李彥紹求復鎮靈州朝廷亦以羌胡方擾六月丙寅復以暉爲朔方節度使將關西兵擊羌胡以威州刺史藥元福爲行營馬步軍都指

揮使

按威州今環縣

八月南唐陳覺自福州還至劍州恥無功矯詔使侍衛官顧忠召李宏義入朝自稱權福州軍府事擅發汀建撫信州兵及戍

卒命建州監軍使馮延魯將之趣福州迎宏義延魯先遣宏義書諭以禍福宏義復書請戰遣樓船指揮使楊崇保將州師拒之覺以劍州刺史陳誨爲緣江戰棹指揮使表福州孤危旦夕可克南唐主以覺專命甚怒羣臣多言兵已傳城下不可中止當發兵助之丁丑覺延魯敗楊崇保於候官戊寅乘勝進攻福州西關宏義出擊大破之執南唐左神威指揮使楊匡鄴南唐主以永安節度使王崇文爲東南面都招討使以漳泉安撫使諫議大夫魏岑爲東面監軍使延魯爲南面監軍使會兵攻福州克其外郭宏義固守第二城按第二城重城也劍州宋之南劍州今延平府也馮暉引兵過旱海至輝德糗糧已盡拓拔彥超眾數萬爲三陳扼要路據水泉以待之軍中大懼暉以賂求利於彥超彥超許之自旦至日中使者往返數四兵未解藥元福曰虜知我飢渴

防許和以困我耳若至暮則吾輩成擒矣今虜雖眾精兵不多
依西山而陳者是也其餘步卒不足為患請公嚴陳以待我我
以精騎先犯西山兵小勝則舉黃旗大軍合勢擊之破之必矣
乃帥騎先進用短兵力戰彥超小卻元福舉黃旗暉引兵赴之
彥超大敗胡氏曰暉圍養拓拔彥超於靈武城中彥超固心
知其故而懷怨暉去鎮而彥超得出而
暉復來出柙之馮暉之威令不可復行於朔方矣明日暉入靈
州按早海即福海今曰戈壁輝德
在靈州南暉自環縣至靈州也

九月李宏義自稱威武留後更名宏達奉表請命於晉甲午以
宏達為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知閩國事福州排陳使馬捷引
南唐兵自馬牧山拔寨而入至善化門橋都指揮使丁彥貞以
兵百人拒之宏達退保善化門外城再重皆為南唐兵所據宏
達更名達遣使奉表稱臣乞師於吳越按馬牧山善化
門皆福州府地

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遣樂壽監軍王繼書請舉城內附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已爲內應又今秋多雨自瓦橋以北積水無際契丹主已歸牙帳雖聞關南有變地遠阻水不能救也繼與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威屢奏瀛莫乘此可取深州刺史慕容遷獻瀛莫圖馮玉李崧信以爲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祚先是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數將兵過廣晉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由是與威親善守貞入朝帝勞之曰聞卿爲將常費私財以賞戰士對曰此皆杜威盡忠於國以金帛資臣臣安敢掠有其美因言陛下若他日用兵臣願與威戮力以清沙漠帝由是亦賢之及將北征帝與馮玉李崧議以威爲元帥守貞副之趙瑩私謂馮李曰杜令圖威貴爲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嫌

慊豈可復假以兵權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為愈也不
從冬十月辛未以威為北面行營都指揮使以守貞為兵馬都
監時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杜威李守
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胡氏曰杜威妻朱國長公
主帝之姑也曰今深入虜境必資眾力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胡氏曰杜威之計即趙德鈞請併范延光軍之計也德鈞不得請而威得請耳其志圖并望而敗國亡身則一也而宿衛空
虛杜威等至瀛州城門洞啟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契丹將
高謨翰先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遇契丹於
南陽務敗死威等聞之引兵而南時東城等數縣請降威等焚
其廬舍掠其婦女而還按瀛州今河間府樂壽今獻縣瓦橋關開縣南東城廢縣在其東北

十一月吳越兵至福州自晉浦南潛入州城南唐兵進據東武

門李達與吳越兵共禦之不利自是內外斷絕城中益危南唐主遣信州刺史王建封助攻福州時王崇文雖爲元帥而陳覺馮延魯魏岑爭用事畱從劾王建封倔僞不用命各爭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士皆解體故攻城不克南唐主以江州觀察使杜昌業爲吏部尙書判省事先是昌業自兵部尙書判省事出江州及還閱簿籍撫案歎曰未數年而所耗者半其能久乎按浦東武門皆在福州府

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趣恒州杜威等至武強聞之將自貝冀而南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復趣恒州以彥澤爲前鋒甲寅威等至中度橋契丹已據橋彥澤帥騎爭之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始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渡滹沱與恒州

合勢擊之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爲持久之計遂不去胡氏

晉軍不敢戰也杜威雖以貴戚爲上將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但日相

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磁州刺史兼北面轉運使李穀說威

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烟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

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胡氏曰三股木者川木三條交

水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將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

遁逃諸將皆以爲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南至懷孟督軍糧契丹

以大軍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通事劉重進將百騎及羸

卒並西山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爲所

掠有逸歸者皆稱虜眾之盛軍中惴懼翰等至樂城城中戍兵

千餘人不覺其至狼狽降之契丹獲晉民皆黥其面曰奉勅不

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十二月丁巳朔李穀

自書密奏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車駕幸滑州遣高行周符彥卿扈從及發兵守滑州河陽以備虜之奔衝遣軍將關勳走馬上之己未帝始聞大軍屯中度胡氏曰甲寅杜威等至中度已未大梁始聞之強寇深入諸軍孤危而驛報七日始達晉之爲兵可知矣是夕關勳至庚申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宮禁者得數百人赴之胡氏曰自古以來重戰輕防未有不敗者也發數百人不足以增大軍之勢而重閉又詔發河北及滑孟澤潞芻糧五十萬詣軍前胡氏曰五之防闕矣又詔發河北及滑孟澤潞芻糧五十萬詣軍前胡氏曰五十萬合東石督迫嚴急所在鼎沸辛酉威又遣從者張祚等來告急祚等還爲契丹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時宿衛兵皆在行營人心惶惶莫知爲計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帝言事帝方在苑中調鷹鷂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帝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都部署符彥卿

副之共戍澶州以西京畱守景延廣戍河陽且張彤勢

胡氏曰史言三

將戍河津雖張彤勢而兵力甚弱

奉國都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今大軍去

恒州五里守此何爲營孤食盡勢將自潰請以步卒二千爲前

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恒州則無憂矣威許諾遣清

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契丹不能支勢小卻諸將請以大軍

繼之威不許彥筠爲契丹所敗浮水抵岸得免清獨帥麾下陳

於水北力戰互有殺傷屢請救於威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

其眾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

以死報國耳眾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

之清及士眾盡死

胡氏曰李穀爲杜威盡計而不行猶可曰言

欲賣國以圖己利心由是諸軍皆奪氣甲子契丹遙以兵環晉

連呈露人皆知之矣營內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威

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喜遂定降計胡氏曰趙延壽父子以是陷契丹杜威之才智未足以企丙寅伏甲延壽其陰契丹之計無足怪者覆轍相尋豈天意邪召諸將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諸將駭愕莫敢言者但唯唯聽命威遣閤門使高勳齎契丹契丹主賜詔慰納之是日威悉命軍士出陳於外軍士皆踴躍以爲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塗窮當與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威守貞仍於眾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奸邪猜忌於已聞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以下皆迎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耳胡氏曰契丹主非特戲杜威趙延壽也亦以愚晉軍彼其心知晉軍之不誠服也駕言將以華人也爲中國主是二人者必居一於此晉人謂喪君有君皆華人也夫是以不生心其計巧矣然契丹主巧於愚弄而入汴之後大不能制河東小亦

不能制羣盜豈非挾數以威爲太傅李守貞爲司徒威引契丹
用術者有時而窮乎主至恒州城下諭順國節度使王周以已降之狀周亦出降戊
辰契丹主入恒州遣兵襲代州刺史王暉以城降之契丹翰林
承旨吏部尙書張礪言於契丹主曰今大遼已得天下中國將
相宜用中國人爲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
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契丹主不從胡氏曰張礪言事未可知也
引兵自邢相而南杜威將降兵以從胡氏曰或問杜威不降契丹
藉將士之力擊退契丹契丹主歸北完聚必復南來晉不能支
也使其間有英雄之才奮然出力擊破契丹使之不敢南向則
負震主之威挾大梁劉知遠亦不可得而狙伺其旁也遣張彥
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且撫安吏民杜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
預謀契丹主欲遭遇先將兵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爲
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至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

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張彥澤倍道疾驅夜度白馬津
壬申帝始聞杜威等降是夕又聞彥澤至滑州召李崧馮玉李
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胡氏曰太原距洛陽
大梁又三百八十里就使劉知遠問命投袂而起亦無及矣癸酉未明彥澤自封邱門斬關
而入城中大擾晉主重貴奉表請降於契丹按契丹自易州定
在武強東西相距數百里也中渡橋在正定府
南滹沱水上平棘在趙州南白馬津滑縣也